

射艺、纪恩与威德： 乾隆皇帝与熊

周维强

内容提要 熊是传统礼制中，天子和诸侯在射礼中的靶标，而乾隆皇帝的政治生命，实起于猎熊。即位后，他创新礼制，将满洲行围旧俗和传统射礼的礼制相结合，形成了新军礼秋猕，而典礼的高潮之一即为射熊。他不仅撰写诗文来纪念祖父助他射熊旧事和自己的猎熊活动，还将熊皮披覆于木胎之上，用作藏传佛教神坛陈设的配祀神像，后改为油画木胎熊配祀。对于乾隆皇帝而言，熊不仅仅是一种猎物，也成了军礼射艺、纪祖父施恩与战神威德的投射。

关键词 乾隆皇帝 熊 秋猕 雍和宫 雅曼达噶

一 前言

熊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是常见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亦是古代六兽之一^①。熊大致分为黑熊和棕熊，前者又被称为黑瞎子；后者被称为罴，或者人熊，毛色黄白，体型较大，颈和脚较长^②。在传统礼仪中，熊是重要的元素，《周礼·春官·司常》云：“熊虎为旗。”^③而射礼中，天子和诸侯所使用的三种箭靶，就是“虎侯”“熊侯”和“豹侯”，象征着能以为政者能以弓箭猎获猛兽^④。也有熊裘和罴裘作为礼服^⑤，野外设熊席以显示威仪^⑥；还是旗帜上的重要形象^⑦，此外，在文献中尚有熊罴之士、熊武等词汇，用以描述威武的将士。在平定金川后，于乾隆十四年(1749)二月十六日撰写《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

①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掌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郑玄以麋、鹿、熊、麋、野猪、兔为六兽。

② (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第5506页。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四，第859页。

④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七，第102页。

⑤ (宋)陈祥道《礼书》卷一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学刻明修本，第5b—6a页。

⑥ 前揭(宋)陈祥道《礼书》卷四七，第4b—5a页。

⑦ 明代刘绩的《三礼图》就有“因兵尚威”的熊席和以缣帛绘熊虎的旗帜，说明了熊的形象在礼制上的重要性。参(明)刘绩《三礼图》卷二，第5b、8b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写本。

学碑》，文中有“将兹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罴”即为明证。故中国古代文化中，熊是统治阶层和将士勇武的图腾象征。

清朝对于熊的重视，从内廷器物的创制中可见一斑。《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时期即有汉甘黄玉飞熊陈设(紫檀座)¹¹，其后，也有将鹰或莺与熊合一为主题，以谐音英雄的《鹰熊画》¹²、汉玉莺熊合盃杯¹³和碧玉莺熊合盃鼻烟壶¹⁴等书画和器物。也有来自臣下进呈的，如原太仆寺少卿王慎德曾送汉玉双熊镇纸¹⁵等。乾隆皇帝也曾要求造办处，将进呈配有紫檀木托的成窑红龙酒杯改为银莺熊花样¹⁶。咸丰年间，咸福宫后殿也陈设有鹰熊时刻乐钟一架¹⁷。喜好文艺的乾隆皇帝甚至撰有射熊和熊主题器物相关的御制诗，这些都说明了他对熊有特殊的喜好。

乾隆皇帝是清代最为重视礼制的君主，即位初期成立了三礼馆，开展对前代礼制典籍的研究，逐渐完成对于礼制传统的探索，并掌握了礼制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新编中的清代礼制著作提供了部分重要思路。他在位期间是大清建设礼制的关键时期，陆续完成《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和《皇朝通典》等重要礼制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现，反映了清朝亟欲颁订新礼制的政治需求。熊是礼制中代表性的兽类图腾，它也逐渐成为由“行围”发展而来的新军礼“秋猕”中的主角之一。上古射艺中的熊侯，变成了木兰围场中的真实捕猎。在文献记载中，也多次出现乾隆皇帝猎熊的事迹。

喜好行围射猎的康熙皇帝是乾隆皇帝在政治和生活上的榜样，他同乐此道，并将之发展为正式的礼仪秋猕。在秋猕中被猎杀的熊，既然是礼仪中的猎物，是天子诸侯射击的对象，射杀后又如何处理和利用？对此，目前学术界探索不多¹⁸。本文拟就所见文献记载，剖析熊在乾隆朝礼制发展，考察纪念康熙和乾隆皇帝间兼具政治传承的祖孙深刻情谊，以及其与藏传佛教信仰等层面的特殊关连。

二 纪恩：永安莽喀圣祖殪熊

乾隆皇帝喜好射猎深受祖父康熙皇帝的影响。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就记载了康熙皇帝三次以枪

〈1〉 《雍正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匣作”(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收录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册第499页(以下引此书简称《总汇》)。

〈2〉 《雍正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裱作”(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收录于《总汇》第1册第721页。

〈3〉 《雍正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匣作”(雍正四年四月初五日)，收录于《总汇》第1册第755页。

〈4〉 《乾隆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六年七月十八日”，收录于铁源、李国荣主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2卷第95页。

〈5〉 《贡档进单》，乾隆五年八月初二日，收录于《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2卷第6页。

〈6〉 《乾隆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十五年二月初六日，收录于《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3卷第356页。

〈7〉 《咸福宫后殿铺垫陈设》，收录于《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33卷第34页。

〈8〉 李理《弯弓猎熊罴，遗物昭皇宫：沈阳故宫旧藏清宫熊皮及其修复》，《故宫学刊》总第7辑，2011年，第253—263页。

击杀熊。一次是康熙三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当时四十四岁，一天之内在围场杀大熊二只¹；第二次是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三日，当时四十六岁，在围场杀熊一只²；第三次是同年八月二十九日，于行围中枪杀一熊³。康熙四十二年(1703)八月二十八日，参与康熙皇帝行围的查慎行(1650—1727)，事后以诗记事，他在诗句中描绘康熙皇帝连发三箭射熊，受伤的熊攀爬上树，后来遭到火枪射击腹部，再头部坠地而下过程，也以“驼蹄鹿尾猩猩唇，旧传此味配八珍。大庖祇合臣供御，荣施何幸加词臣”的诗句，叙述了受赏赐吃熊掌事⁴。不过，这对于神射手康熙皇帝来说，显然不是全部的数字。

康熙皇帝体质优异，自称五十七岁时方有白发数茎，至六十五岁时，才开始有头晕频发的情形⁵。他在六十七岁时曾对近御侍卫说⁶：

朕于骑射哨鹿行猎等事，皆自幼学习。稍有未合式处，侍卫阿舒默尔根即直奏无隐。朕于诸事谄练者，皆阿舒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诚实忠直，未尝忘也。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猓猓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朕所以屡谕尔等者，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凡事未有学而不能者。朕亦不过由学而能，岂生而能者乎？

说此话时，他已年过六旬，这可能是他毕生在猎场上的最终成绩，仅仅熊就有二十头。而天赋异禀的体魄和“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的超强臂力⁷，也使得他在晚年仍可以策马木兰围场。作为处处效法祖父的乾隆皇帝，对此自然印象深刻。

熊是乾隆皇帝对于祖父怀念的一种投射。为了纪念祖父，他先后设置两所纪恩堂，一个位于圆明园，另一个则位于热河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偏殿。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他在避暑山庄写下了《御制

〈1〉 (清)马齐监修总裁、朱轼总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九〇，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丁未日(初六)，收录于《清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5册第1017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丁未日，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12册第T6610页，“是日驻蹕辉发地方”。

〈2〉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〇〇，康熙三十九年八月癸亥日(初三)，收录于《清实录》第6册第38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三十九年八月癸亥日，第15册第T8138页，“驻蹕喇嘛洞”。(清)和珅等奉敕编辑《钦定热河志》卷一三《巡典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写本，第28a页。

〈3〉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〇〇，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己丑日(二十九)，收录于《清实录》第6册第41页。《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己丑日，第15册第T8158页，“驻蹕驛驢杨川”。《钦定热河志》卷一三《巡典一》，第28b页。

〈4〉 (清)查慎行《驻蹕伊逊河源上亲射石熊以熊掌颁赐等恭纪长歌》，《敬业堂诗集》卷三〇《随辇集：古体诗一百十四首，起癸未五月杪尽十二月》，影印康熙五十八年刊本，收录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8册第371—372页。

〈5〉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日(二十一)，收录于《清实录》第6册第694—695页。

〈6〉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八五，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己未日(十九)，收录于《清实录》第6册第780—781页。

〈7〉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日(二十一)，收录于《清实录》第6册第696页。

〔图一〕青玉交龙钮纪恩堂宝
故宫博物院藏



避暑山庄纪恩堂记》，文中指出圆明园是“纪受恩之自”，即康熙皇帝在此下旨将他养育于宫中，但其实仍居住在雍正皇帝的藩邸。后者则是“纪受恩之迹”，指的是他随康熙皇帝前往热河避暑山庄三十六景的万壑松风殿，居住于偏殿，此后^{〔1〕}：

凤兴夜寐，日覲天颜；绋几翻书，或示章句；玉筵传膳，每赐芳饴；批阅章奏，屏息侍傍；引见官吏，承颜立侧。或命步射以示众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至于钓鱼而得，则令持去以给皇考。若隔旬余半月，则遣往狮子园以谒圣母。

这些情境，说明了祖孙朝夕相处，康熙皇帝亲自养教，身示治术，也兼顾了他和父母间的亲情。乾隆皇帝有念于此，故将此偏殿改称纪恩堂，以示不忘。

除了撰写《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外，他还制作了“青玉交龙钮纪恩堂宝”〔图一〕，并在印玺的木匣外，雕刻了该文全文^{〔2〕}。甚至还特别以行书写了纪恩堂匾额^{〔3〕}。又由近臣于敏中(1714—1779)^{〔4〕}、裘曰修(1712—1773)^{〔5〕}、窦光鼐(1720—1795)^{〔6〕}和钱陈群(1690—1774)^{〔7〕}书写《纪恩堂记册》，放在宫殿中陈设〔图二〕。

〔1〕 (清)庆桂监修总裁、董诰等总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四一，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壬寅(十六)，收录于《清实录》第20册第710页。

〔2〕 青玉交龙钮纪恩堂宝，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号：故00166285。

〔3〕 弘历行书纪恩堂三字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号：故00244925。

〔4〕 青玉于敏中书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号：故00104023。

〔5〕 裘曰修书弘历纪恩堂记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号：故00003504。

〔6〕 窦光鼐书御制纪恩堂记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号：故00004349。

〔7〕 钱陈群书御制纪恩堂记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号：故00004421。

〔图二〕青玉于敏中书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册
故宫博物院藏



事实上,《御制避暑山庄纪恩堂记》的后半部是与熊有关的^{〔1〕}:

而其年秋,随皇祖幸木兰,又有宜纪者。入木兰初围场,曰“永安莽喀围”,中有一熊,皇祖御火枪中之。熊伏不动。久之,皇祖谓其已毙,命御前侍卫,引予去射之。意欲使予于初围得获熊之名也。其时予甫欲上马,而熊突起奔前。皇祖御虎枪殪之。事毕,入武帐,皇祖顾温惠皇贵太妃指予曰:“伊命贵重。”乃以射熊事告之曰,使伊至熊所,而熊起马惊,成何事体。又一日,虞者告有虎,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后封慎郡王者往(按:即教导乾隆射箭的贝勒允禧),予跪奏愿去。皇祖曰:“汝不可去,俟朕往之日,携汝去耳。”似此深恩,彼时不知。至于今,每一念及,即欲堕泪。夫五十余年之事,历历如昨。而予六旬有三,亦视曾孙矣。不有以纪之,子若孙其何由知之。此予所以追忆而涉笔也。子若孙,其尚念我皇祖何以眷顾我之深,及我之干干矻矻,何以不敢负皇祖之恩。将亿万斯年永丕基而承天眷,胥在是矣。讵惟一堂之记云乎哉。

《钦定热河志》和《郎潜纪闻》皆指此事发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乾隆皇帝时年十二岁^{〔2〕}。此文记载了祖孙两人从避暑山庄前往木兰围场的永安莽喀围,康熙皇帝先以火枪射中一只熊,但熊诈死,反而攻击准备上马给予熊最后一击的幼年弘历,幸而老而弥坚的康熙皇帝没有放松警戒,立刻以虎枪刺死了熊,化解了危机。

有趣的是,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木兰行围时,又作诗怀念此事。他也仿效康熙皇帝,带

〔1〕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九四一,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壬寅日(十六),收录于《清实录》第20册第710页。康熙皇帝对惇怡皇贵妃(1683—1768)所语,《清史稿》作“是命贵重,福将过予”,参《清史稿》卷一〇《高宗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343页。有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起居注册》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下的正本(文献编号104001063)和草本(文献编号104001085),但当日没有任何相关纪录。

〔2〕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三《圣祖圣孙至德同揆二则》,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第369页。

了九岁曾孙奕纯(1767—1816)前往。《于永安莽喀作忆射熊》(入埕口第一围场名译语见昨岁诗题)⁴¹。“沙冈初猎众军屯，诘是永安征吉言，千二百人仍旧旅(猎围者一千二百人皆旧四十八旗蒙古)。别三四队乃新藩(土耳其扈特、都尔伯特、青海、乌梁海别为四队，令乾清门侍卫领之随围学习)孙曾示度期无射(朕曾孙奕纯今九岁始随围)，家国诘戎矢弗援。五十三年事重忆，射熊于此始承恩。”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的元旦，在与臣僚于重华宫作《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联句时，又提起射熊事和雍正元年元旦雍正皇帝赐他肉食二事，感念父祖的恩情⁴²。可说永安莽喀围射熊对乾隆皇帝而言，不但是祖孙亲情，也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关键起点。

三 行围：乾隆皇帝猎熊

十二岁失败的猎熊经验并未给乾隆皇帝带来阴影，反而因为军礼秋猕的频繁举行，使得他的猎熊成绩与祖父相比不遑多让。乾隆六年，他制定了《行围仪注》，规定每两年一次，于中秋之后，皇帝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并前往木兰围场行围，将原有的行围活动礼制化为秋猕，至乾隆十六年(1751)以后，甚至是每年举行。

一般而言，于中秋后启蹕行围。先由行在兵部领行围禁令，由管围大臣带领随围官兵先至围场，以百余骑小猎于平甸撒围，满语称作“阿达密”。皇帝进入围场后，由护军统领率官兵设立御营。每日五更，由管围大臣率蒙古布围人先往。皇帝和其余扈从人等进驻看城。布围用蒙古一千二百五十人，围中以大黄纛为中权，满语作“佛勒”；两翼左正白，右正红，满语作“梅勒”；两翼前各以一蓝旗为前哨，满语作：“乌图哩。”前哨进，后队以次随发，由远而近绕围场，两翼前各数骑拥纛飞驰，满语作“跑乌图哩”，将会于看城，合围满语作“呼玛喇哈”。皇帝出看城，佩囊鞬，具弓矢，抵达合围处，此时各兽群集。皇帝引弓射，后令御前大臣、侍卫随射者，满语作“纳勒布密”。围中有熊虎诸猛兽，则管围大臣遣侍卫驰报看城。由皇帝策骑其处，命虎枪官兵掩杀，或御神枪及弓矢立殪之围中。狍鹿等过多，则开一面放之。未初(约下午一时许)结束围猎，皇帝返回行营，将猎获牲颁赐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因此，可知射杀熊等猛兽，是行围活动的高潮⁴³。通检《御制诗集》《钦定热河志》和《清高宗仁皇帝实录》等记载，可以发现不少猎熊的纪录。

乾隆八年(1743)秋，乾隆皇帝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随后又前往塞上与蒙古王公会宴，他在旅途中

⁴¹ (清)弘历《于永安莽喀作忆射熊》，《御制诗四集》卷六八《古今体一百首，乙未八》，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册第780—781页。

⁴² (清)弘历《御制诗五集》卷九三《古今体二十九首，乙卯一》，《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联句》，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集》第九册第813—815页。

⁴³ 《钦定热河志》卷四七《围场三·行围仪注》，第1a—4a页。

【图三】郎世宁等《乾隆皇帝殪熊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写下了《射熊》“寥萧玉宇拂秋风，掌样霜锋好射熊；却笑汉皇犹赤帝，空输女子是英雄”¹。此诗除了表达季节适合猎熊外，顺便以汉建昭年间，冯婕妤挡熊的史事，赞扬女性的勇气，但不知是否真的有猎到熊。

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行围殪熊。驻蹕云特穆尔昂阿²。这是他第一次猎杀熊的纪录。乾隆猎熊的图像，据《陈设档》载，紫禁城北的景山寿皇殿在道光年间陈设有《高宗纯皇帝圣容》一轴（殪熊图）³，应即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皇帝殪熊图》轴〔图三〕。此画绘制于乾隆年间，为郎世宁等绘，绢本，设色，纵259厘米，横171.6厘米。钤有乾隆皇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太上皇帝之宝”等印，说明乾隆晚年曾多次阅看此轴。研究者认为，此画系三十余岁的乾隆皇帝在田野遭遇黑熊的场景⁴。若依此推断，极有可能是此次行围射熊的场景。换言之，此图所绘是乾隆皇帝即位后第一次射熊。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二十日，他发布上谕：“着于紫禁箭亭、御园引见楼及侍卫教场、八旗教场，各立碑刊刻，以昭朕绍述推广至意。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重视恢复骑射⁵。

当年九月初九日正好是重阳节，当日猎熊，又写下了诗作《九日》：“重阳会有百回遭，揽胜崇山创且豪。自是开天此度节，恰成随地可登高。设筵讵必萸簪帽，陟岵刚欣枫点袍。斜日射熊归帐殿，便因余兴一挥毫。”⁶随行的蒋溥(1708—1761)也一同唱和，写下《恭和御制〈九日〉元韵》：“猎场此日恰周遭，塞外风云气象豪。排槛山光千迭秀，生花天藻九秋高。萸囊佩处香盈袖，菊盞斟来色映袍。从古获熊占得士，侍臣纪实喜抽豪。”⁷从诗后的注释“围场皇上亲射二熊，次日京师发榜”，可知乾隆皇帝射得二

〈1〉 (清)弘历《射熊》，《御制诗初集》卷一六《古今体一百一首，癸亥五》，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1册第620页。

〈2〉 《钦定热河志》卷一五《巡典三·御制诗》，第24b页。

〈3〉 《寿皇殿尊藏圣容黄册》，道光十八年闰四月二十四日，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41册第86页。

〈4〉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33319.html> 2021年3月6日读取。

〈5〉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一一，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日(二十)，收录于《清实录》第15册第379页。

〈6〉 (清)弘历《九日》，《御制诗二集》卷三七《古今体九十九首，壬申七》，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第82页。

〈7〉 《钦定热河志》卷一一《艺文五》，第38a—b页。

熊，词臣则巧妙地将射熊与取士加以关联。

尽管乾隆皇帝会将熊掌赏赐随围臣僚，但对于熊掌似乎没有特别的爱好。野史记载，他南巡至常州时，曾前往常州天宁寺进午膳。当时住持以素肴进，他吃后十分满意，笑着对住持说：“蔬食殊可口，胜鹿脯、熊掌万万矣。”¹³从御制诗文集中可见，他喜欢三清茶，食哈密瓜，亦可推知他对野味没有特别的爱好。

乾隆十九年(1754)，他前往盛京东巡恭谒祖陵，途经吉林围场，于八月十一、十四、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和二十七日连续射熊¹²，并写下《射罴》和《射熊》两首诗。《射罴》云：“鸷曾闻虎畏，色略较熊黄。踰伏惟窝集，规圆困猎行。千钧徒蚰蛸，一箭早踉跄。七萃休称颂，由来此亦常。”¹³《射熊》则谓：“汉代传开馆，周诗叶弄璋。徒教劳土木，何有兆麻祥？攀树如生翼，飞翎早洞肪。羽林持以下，赐职励戎行。”诗后尚注记，熊在中箭后爬上树，骁骑尹吉图勇敢地爬上树将熊取下，被赐为蓝翎侍卫¹⁴。

时任军机处行走的刘纶(1711—1773)随从行围，也按乾隆皇帝两熊诗韵，写下《射罴》和《射熊》，与乾隆皇帝君臣唱和。《射罴》称：“深丛果孤见，作气徧中黄。洞腋惊先中，专车载后行。周影占并叶，晋犬迹徒跄。示武归麟楨，留皮古语常。”¹⁵《射熊》则作：“非罴材更樛，入彀应牙璋。已识宜男瑞，兼符获左祥。分鲜知欲掌，择肉肯遗肪。失势摧缘木，声腾虎土行。”¹⁶刘纶诗作中透露了棕熊的皮被留下，而黑熊的熊掌则被做成美馔，赏赐臣下。

无疑的，乾隆十九年的收获颇丰，至少猎得七熊。乾隆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下令，将盔熊皮五张，内头等、三等、五等者带往京城，交造办处做木架；盔二等、四等者，着将军阿兰泰(?—1760)收贮盛京库。十月十五日，笔帖式灵保持来武备院汉字印文一件，将随围带来头等熊皮一张，三等熊皮一张，五等熊皮一张，交给南鞍库员外郎保格等¹⁷。故可知熊皮分别送往了北京内务府造办处的南鞍库和盛京，其中部分熊皮成了雍和宫陈设的两只大熊。

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又至南苑晾鹰台行围，以弓箭射猎熊一只¹⁸。乾隆二十三

13 (清)徐珂《清稗类钞》，“高宗谓蔬食可口”，第6257页。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册第398、399、402、403、404页。

13 (清)弘历《射罴》，《御制诗二集》卷五二《古今体七十九首，甲戌八》，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第273页。

14 (清)弘历《射熊》，《御制诗二集》卷五二《古今体七十九首，甲戌八》，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3册第273页。

15 (清)刘纶《射罴 恭和圣制元韵》，《绳庵内外集》卷三《吉林稿：录八十七首》，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用拙堂刻本，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8册第34页。

16 (清)刘纶《射熊 恭和圣制元韵》，《绳庵内外集》卷三《吉林稿：录八十七首》，影印清乾隆三十九年用拙堂刻本，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8册第35页。

17 《乾隆十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收录于《总汇》第20册第387页。

18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八四，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日(十三)，收录于《清实录》第15册第63页；《乾隆帝起居注》第14册第70页。

【图四】玉柄镌诗藤马鞭
故宫博物院藏



年(1758),制作玉熊一只,又写下了《咏玉熊》:“运睛善缘立,吐舌欲矜矜。本是翠微守,莫言紫褥髯。珍惟荆客识,祥叶太人占,特达深资处,和丸绩学潜”¹¹,生动地描写熊的形象。

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行围殄熊,驻蹕海拉苏台¹²。八月二十一日,行围殄熊,驻蹕呼鲁苏台¹³。一共射杀了两只熊。三十一年九月初六日,行围殄熊。驻蹕坡赉昂阿¹⁴。三十二年(1767),写下《射熊行》:“虞人来报熊咆林,饮飞亲率崇椒彝。倏眸群逐出丛樾,一箭要害洞中深。馥焉肆地目精散,封驼有力馱难任。复报翠微出其子,驻马掩搏观勇士。

须臾子路入槛笼,手黑足麤宁虚揣,畜之虎圈暂贷生,平原不射非所拟。”¹⁵讲述了射杀熊并捕获熊子的过程。后来还制作了镌刻《射熊行》诗于玉柄的马鞭〔图四〕。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行围殄熊,驻蹕海拉苏台¹⁶。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行围殄熊,驻蹕海拉苏台¹⁷。九月初三,行围殄熊,驻蹕伊逊河¹⁸。初四,行围殄熊,驻蹕塔里亚图¹⁹。连着杀了三只熊。中秋后,汪廷珩(1718—1783)之子汪学金(1748—1804)也随乾隆皇帝行围,并写下了《射熊行》一诗,描绘了先弓箭后火枪大致相仿的猎熊过程¹⁰。四十年八月初十,行围殄熊,驻蹕呼鲁苏台¹¹。九月初三,行围殄熊,驻蹕坡赖口¹²。随围大臣尹继善(1695—1771)在《木兰围场感恩纪事十六首》中,也有

〈1〉 (清)弘历《咏玉熊》,《御制诗二集》卷七八《古今体一百二十一首,戊寅四》,第618页。

〈2〉 《钦定热河志》卷一八《巡典六·御制诗》,第27a页。《乾隆帝起居注》第24册第391页。

〈3〉 《钦定热河志》卷一八《巡典六·御制诗》,第27a页。《乾隆帝起居注》第24册第392页。

〈4〉 《钦定热河志》卷一九《巡典七·御制诗》,第6b页。记载为初五日,当日应为殄虎,而非射熊。射熊实为初六,参《乾隆帝起居注》第25册第396页。

〈5〉 (清)弘历《御制诗三集》卷六八《古今体一百二十一首,丁亥八》,《射熊行》,收录于《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5册第367—368页。

〈6〉 《钦定热河志》卷二一《巡典九·御制诗》,第6b页。《起居注册: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下》,文献编号:10400106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7〉 《钦定热河志》卷二一《巡典九·御制诗》,第12b页。《起居注册: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下》,文献编号:10400110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8〉 《钦定热河志》卷二一《巡典九·御制诗》,第13a页。《起居注册: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文献编号:10400111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9〉 《钦定热河志》卷二一《巡典九·御制诗》,第13a页。《起居注册: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上》,文献编号:10400111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0〉 (清)汪学金撰《静厓诗初稿》卷七,《古今体四十三首》,影印乾隆嘉庆间镇洋汪氏井福堂刻本,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2册第447页。

〈11〉 《钦定热河志》卷二一《巡典九·御制诗》,第18b页。

〈12〉 《钦定热河志》卷二一《巡典九·御制诗》,第19a页。

“兽中猛力数封熊，与鹿同游傍石丛，共讶神枪声震处，一齐应响殪林中”的诗句，描绘乾隆皇帝以神枪射中熊和鹿的战果³¹。

四 威德陪祀：雍和宫的熊

熊与藏传佛教的礼仪关系密切。顺治七年(1650)，顺治皇帝邀五世达赖(1617—1682)访京。自此，藏传佛教与大清关系日益密切。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皇帝特别撰写了《喇嘛说》，阐明了达赖和班禅与大清的关系，指出“盖中外黄教总司

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的策略³²。藏传佛教在政治和宗教领域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雅曼达噶神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供奉护法神大威德布畏金刚雅曼达噶(Yamataka)的宗教设施，乾隆时期至少共有七处皇家雅曼达噶神坛，分别为紫禁城内梵宗楼、北海永安寺善因殿、雍和宫雅曼达噶楼、圆明园清净地雅曼达噶坛、圆明园舍卫城最北的普福宫、承德安远庙雅曼达噶坛和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雅曼达噶坛。雅曼达噶神坛中，常供有貂、舒伦、狐、豹、虎、狼等兽皮扁幡或油画，以及武器甲冑³³。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在雍和宫等地设有皮木胎熊，而沈阳故宫亦有熊陈设³⁴。

雍和宫原是雍正皇帝即位前的潜邸。自乾隆九年起，被改建为皇家寺院，于乾隆十五年十月完工，其中在万福阁西配楼建筑了雅曼达噶楼，其内二楼即为雅曼达噶坛〔图五〕。此坛在乾隆十五年供有由造办处杂活作制作的四只假虎³⁵。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传旨将熊皮、木匠、雕匠等交由启祥宫，着王裕灵指拨成作熊。十二月十七日，官员将制成的熊皮小木熊进呈。乾隆皇帝谕示：“此熊还

〔图五〕雍和宫雅曼达噶楼
雍和宫管理处提供



〈1〉 《钦定热河志》卷一一一《艺文五·本朝诗》，第13a—15b页。(清)尹继善《沐恩纪事恭成十二首》，《尹文端公诗集》卷一〇《古今体诗二百一十五首》，影印清乾隆刻本，收录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9册第637—638页。

〈2〉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二七，乾隆五十八年四月辛巳日(十九)，收录于《清实录》第27册第83—84页。

〈3〉 王家鹏《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第98—158页。

〈4〉 前掲李理《弯弓猎熊黑，遗物昭皇宫：沈阳故宫旧藏清宫熊皮及其修复》，第253—263页。

〈5〉 《乾隆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杂活作”(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收录于《总汇》第17册第489页。

【图六】雍和宫东配殿
雍和宫管理处提供



小，在围场内杀时，由四尺余高，一丈余长。今熊皮以抽小，尺寸不足。駟做大熊一只。”乾隆皇帝所谓的“此熊还小”，指的是较为年轻的成熊。这里的高，指的是熊以四脚站立的高度，长则是指熊以两脚站立的高度。一丈余高的熊已经是三公尺以上的大熊。故他的原来设想，是以原尺寸和原熊皮来制作木胎熊，不料加工后的熊皮收缩，没法制成原来大小。二十年正月

十一日，官员将另制的駟做熊皮大木胎熊呈览。乾隆皇帝观后谕示：“此熊大小是了，其熊眼着郎世宁指视，再将前做得小熊拆开，另做九尺余长大熊一只。”对大木胎熊的尺寸表示满意，还特意请西洋宫廷画师郎世宁来指导熊眼的做法，并决定将原来的小木胎熊也改成大木胎熊。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十日，这两只大木胎熊完工，原有的雅曼达噶坛也放不下，被安设在雍和宫东配殿¹【图六】。

在雍和宫也供有两门火枪，分别是乾隆十年十月十五日由西藏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错所进贡的镶嵌钻石架枪，以及乾隆十二年二月初十日，由西藏郡王朱米那穆札尔进贡的双眼鸟枪²。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也就是这两只大木胎熊陈列在雍和宫满两年三个月时，雍和宫官员奏报供奉的熊虎都被虫蛀，故行文造办处照例粘补收什。八月二十日，内务府副催总方刚踏勘，回报无法收拾。吉大人因此下令另鞣皮成做³。然而，四年之后，同样的情形又发生了，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雍和宫又请求造办处粘补熊只⁴。

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所见，此时造办处制作的熊多半只是木熊、并与其他木制兽类配对。如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木作做无字二十七号虎熊狼豹各一对⁵。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木

〈1〉 《乾隆二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十日），收录于《总汇》第21册第289—299页。

〈2〉 金梁编，牛力耕校订《雍和宫志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

〈3〉 《乾隆二十二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皮裁作”，收录于《总汇》第22册第753页。

〈4〉 《乾隆二十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收录于《总汇》第26册第717页。

〈5〉 《工料银两档》，“油木作”，收录于《总汇》第25册第739页。

作打造了斋字一百一十一号虎豹狼熊四对¹¹。十月二十七日，灯作制作仕字一百二十八号熊、虎、狼、豹四对，由强锡领买办银肆拾肆两¹²。十一月初四日，也打造了摄字三十七号山羊、牛、熊等七件，由舒明阿领工银拾壹两¹³。十一月十二日，金玉作为做摄字一百号虎、豹、熊、狼之牙，由舒文领象牙拾五斤。可知，这些兽类的牙齿有时是以象牙替代¹⁴。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命太监胡世杰交造办处木胎鞞皮大熊一对、木胎鞞皮虎一对、木胎鞞皮豹一对、木胎鞞皮狼一对、木胎鞞皮小虎一对等，命将外皮移除，用旧木胎改做油地仗，又命王幼学等画油画¹⁵。所谓油地仗是一种工法，指的是在木件上覆盖一衬底涂料，以防腐防潮，其外以油饰彩绘。涂料被称地仗，以发酵的动物血液、桐油、面粉和砖灰等混合组成。施作时先在木构造表面多层刮涂，有时尚以披覆麻布来进行加固。十月十八日，王幼学完成了五张样进呈。其后便按照地仗法制作动物¹⁶。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造办处接到雍和宫的公文，指出护法坛内供奉的熊二只都有虫蛀脱落的情形，需要另行鞞做。造办处随即派出原办过如意馆匠役王裕玺前往勘查，得知雍和宫内所陈设的熊一对，皆为长一丈一二尺、高五尺，围圆一丈五尺，约需使用长五尺宽三尺全头尾爪的熊皮三十张。造办处拟援例乾隆三十一年间为收拾圆明园普福宫呀嘛达噶坛内陈设的熊一对，各长六尺五寸高三尺，曾应用了熊皮八张，后由吉林将军采办送京应用。在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奏请，由吉林将军采办熊皮三十张送京，以便成做。然而，乾隆皇帝却改变了心意，他谕示：“熊皮不必要，去。交如意馆，将虫蛀熊皮去了，木胎上画油画颜色。”¹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造办处又打造了洛字一百五十三号熊虎豹狼十件，七月初七日交出¹⁸。九月十五日，又制作了殿字七十三号熊虎等十只¹⁹。

从《陈设档》中，也可以看见道光二十四年(1844)雍和宫法轮殿等东配殿雅曼达噶神坛陈设的情形¹⁰：

〈1〉 《工料银两档》，“木作”(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收录于《总汇》第25册第752—753页。

〈2〉 《工料银两档》，“灯作”(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收录于《总汇》第25册第769页。

〈3〉 《工料银两档》，“匣裱作”(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收录于《总汇》第25册第770页。

〈4〉 《工料银两档》，“金玉作”(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收录于《总汇》第25册第773页。

〈5〉 《乾隆三十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七日)，收录于《总汇》第31册第795—796页。

〈6〉 《乾隆三十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收录于《总汇》第31册第813页。

〈7〉 《乾隆三十三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收录于《总汇》第31册第808页。

〈8〉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四年如意馆自鸣钟暂领档》(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七日)，收录于《总汇》第33册第69页。

〈9〉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四年如意馆自鸣钟暂领档》，“如意馆”(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收录于《总汇》第33册第72页。

〈10〉 《法轮殿等处佛像供器清册》，“宫外雍和宫法轮殿等东配殿五间”(道光二十四年)，收录于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44册第358页。

双眼鸟枪壹杆（随大小荷苞肆件、火鏊壹把、白骨药筒子壹件、有裂伤枪子模子石壹块、木架壹件、四样字皮签壹件）

镶碎玻璃架枪壹杆（随枪帽壹件、枪套壹件、木架壹件、四样字皮签壹件）

两山供减胎将军肆尊（随盔甲肆分、弓箭撒袋肆副、腰刀肆口、长枪肆杆）

供桌贰张（上供）

木胎漆供器贰分（随把莲样蜡）

油画木胎虎、豹、熊各壹对

欢门叁分。

可见木胎熊被陈设于雍和宫法轮殿内东配殿。

雍和宫咨行造办处，指出粘补护法殿雅曼达噶神坛陈设熊虎一事，“皮毛脱落甚属不堪，自行文以来迄今三年，咨催数次，熊皮亦未画，虎皮亦未粘补。事关紧要，相应咨催贵处务将原由分晰声覆前来，以备上问”。雍和宫既然抬出了皇帝，造办处遂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管理造办处事务郎中观柱（生卒不详）回复¹¹：

雍和宫来文，所有粘补收拾熊二只，系奉旨改为漆画颜色，另做木胎形像放大。一只做至八成，一只尚未成做。其虎四只，于三十六年经本处该作带匠赴雍和宫将虎身皮毛另行鞣做，粘补牙爪收拾在案。今已历二年，不免经受霉潮，皮毛虫蛀脱落，今再行粘补收拾。……除现设虎只即令该作带匠前往收拾外，其熊只俟木胎做成漆画得时，再行送往安供可也。

可知雍和宫的熊除了改为漆画，亦增大了形体，但尚未完工。老虎四只也重贴毛皮并粘补牙爪。只是经过两年后，又因霉潮而损坏。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乾隆皇帝谕示：“将现做得木熊一只暂且不必交造办处做地仗，俟做成一对时，即安设雍和宫，再着造办处前往做地仗，王幼学去画毛片。”¹²四十年正月十一日，如意馆将新作的熊虎烫样一座和虎一双呈送御览，乾隆皇帝对熊没意见，转而希望新做豹一对虎一对，其豹身与旧虎一般大，虎身则放大些¹³。到了闰十月，如意馆终于将油画的熊二只完工，送往雍和宫安供¹⁴。

还不到一年，好不容易完成的油画木胎熊，油画却出现了迸裂，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雍和宫班珠尔胡图克图又行文请造办处收拾¹⁵。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779.11.22），雍和宫德木奇

11 《各处行文、内务府杂件》，“管理造办处事务郎中观柱为粘补雍和宫陈设熊虎事致雍和宫咨文”（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录于《总汇》第36册第860—861页。

12 《乾隆三十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三十日），收录于《总汇》第37册第130页。

13 《乾隆四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如意馆”（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收录于《总汇》第38册第6页。

14 《各处行文、造办处文移》，“造办处为安设熊虎奉旨事致雍和宫咨文”（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收录于《总汇》第39册第109—110页。

15 《乾隆四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收录于《总汇》第39册第302页。

阿旺达尔吉等呈报，木胎熊二只、虎二只和豹二只油髹均有迸裂，牙须多有脱落¹。

不过，从《陈设档》中可知，至少到了嘉庆五年十月(1800.11)，西藏进贡的两门火枪已经不再陈设。增加了幡十八面、挂灯两对(残坏)和现挂画五供养伍轴²。据《乾隆三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雍和宫也供奉乾隆御制特等第一枪1杆。可能在嘉庆之后才被改放置于护法殿雅曼达噶神坛陈设³。

清末士人吴庆坻(1848—1924)的笔记《蕉廊脞录》曾记载了雍和宫内陈设的详情⁴：

雍和宫内左旁佛殿，有塑成熊黑各一，皆当日高宗纯皇帝秋猕木兰所得者，有牙牌二，各系于其上，书云：“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日，上巡幸热河，于额德口麋，射得熊一，重九百斤”；又“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巡幸热河，于察尔射得黑一，重一千斤。”守者云：“当日肖形雕木为之，空腹中置其骨齿，其皮别以木筐盛之。”又佛龕两旁陈设纯庙当日御用枪一，所衣之甲亦谨藏一巨筐中。

此说颇为可疑，前已述及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九和二十日，乾隆皇帝在吉林辉发一带行围，而非热河。经查询雍和宫管理处得知，牙牌记载为乾隆十九年巡幸盛京至吉林额林嘉糜行围所猎，其一为八月二十日重九百斤熊，另一为八月二十一日千余斤黑，可知清末吴庆坻所记不实。惟雍和宫东配殿现存两只大熊，从其眼睛、牙齿和外观可知，似已非乾隆时期的原样[图七，图八]。

五 圆明园、热河和盛京等地的熊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乾隆皇帝传旨，于圆明园普福宫雅曼达嘎坛内，配做虎二对、熊二对，并要求先呈样。正月二十五日又传旨，着各做虎熊一对，再添做狼一对，豹一对。二十六年七月初九日，造办处行文吉林将军拣选宽大熊皮八张。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吉林将军送到熊皮八张，外备用熊皮二张。二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由催长葆光将完成的熊、虎、狼、豹等安设完毕⁵。三十一年二月，造办处又行文吉林将军恒禄(?—1772)选宽大熊皮八张送京应用，七月恒禄等差佐领苏德送到熊皮八张，内头尾兼全二张，头尾不全者六张，以供修补鞞做⁶。

11 《乾隆四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事录”(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收录于《总汇》第4册第550页。

12 《法轮殿等处佛像供器清册》，“宫外雍和宫法轮殿等东配殿五间内”(嘉庆五年十月)，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清宫陈设档案》第44册第316页。

13 《乾隆三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炮枪处”(乾隆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收录于《总汇》第32册第569页。

14 (清)吴庆坻撰，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卷一《雍和宫》，收录于“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2页。

15 《乾隆二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皮裁作”(乾隆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收录于《总汇》第25册第329页。

16 《乾隆三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事录”(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收录于《总汇》第30册第314—315页。

〔图七〕雍和宫东配殿大熊一
雍和宫管理处提供



〔图八〕雍和宫东配殿大熊二
雍和宫管理处提供



圆明园的舍卫城(Rajagadha)和清净地都设有“雅曼达嘎坛”，其中舍卫城有虎、豹、狼、熊各一对，清净地则有虎一对，亦有虫蛀的问题。因此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下令在前往热河后，由造办处皮裁作将之进行粘补修复^{〔1〕}。

乾隆三十年九月初六日，乾隆皇帝传旨制作虎熊各一，供奉于承德安远庙。次年二月初四日，膳房交熊皮二张，造办处油木作则画熊虎纸样二张进呈^{〔2〕}。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为使送往热河的熊安全无虞，内务府特别打造了木箱^{〔3〕}。至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造办处将制作完成的熊虎各一，陈列于养心殿御览，乾隆皇帝谕示将射熊虎时地写皮签子。经查系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日永安蟒喀围上射熊

〔1〕 《乾隆三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皮裁作”(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收录于《总汇》第29册第564页。雅曼达嘎坛也作“呀吗达嘎坛”。

〔2〕 《乾隆三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油木作”(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收录于《总汇》第29册第615页。

〔3〕 《乾隆三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油木作”(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收录于《总汇》第30册第389页。

一只，同年九月初七日莫尔根旌奇尼围上射虎一只，以五样字(即满蒙汉藏回)写在皮签上。完成后于三十三年七月初一日送至热河安远庙安设¹。

乾隆四十年十月十八日，乾隆皇帝下令将热河安远庙的熊虎各一只也改为木胎地仗。并指示次年热河时，再由王幼学(生卒不详)画皮毛²。闰十月初三日，为了将收存热河安远庙中的熊虎皮签送往造办处翻新，造办处特别还绘制了收贮熊虎皮箱的纸样二张，乾隆皇帝御览后，同意制作素红漆锡里木箱以乘装熊虎皮³。

而在小布达拉宫的陈设中，也陈设有熊虎皮。在《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中，可见这些熊虎皮都难逃虫蛀的噩运⁴。

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也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不愿意再命令造办处为木胎熊贴补熊皮的原因。熊皮的库存甚少，只有在二十六⁵、二十七⁶、二十九⁷和三十年⁸数量较多，但最多也仅仅有十数张。熊皮的用途不多，来源也少，因此频繁的为陈设的熊只更换熊皮，实在有一定的困难，改以地仗和绘制，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六 结论

乾隆皇帝并不特别喜好野味，也不好贡熊。乾隆十四年(1749)，广东巡抚岳浚(1704—1753)奏报暹罗国王进贡黑熊时，他谕知礼部侍郎木和林(1678—?)和伍龄安(?—1763)等，令其面谕使臣黑熊可以不必充贡⁹，免除了藩属国贡熊的压力。但他确实是颇好猎熊。透过文献中关于秋猕、东巡和南苑等行围活动的记载，粗略统计其一生至少猎得二十只熊，似乎没有超过康熙皇帝的二十只纪录。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773—1775)间，既是乾隆皇帝怀想祖父恩情的怀念时刻，也是即将完成接近祖父猎熊成就的时刻。从乾隆四十年后，就未见他猎熊的纪录，此时的乾隆已经六十五岁，或尚能出猎，但不愿意超越祖父的想法，也许才是令其止步射熊的原因。

〈1〉 《乾隆三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油木作”(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收录于《总汇》第29册第615页。

〈2〉 《乾隆四十一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收录于《总汇》第39册第779—780页。

〈3〉 《乾隆四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初三日”，收录于《总汇》第38册第416—417页。

〈4〉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普陀宗乘之庙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清档》，收录于《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第21卷，第26页。

〈5〉 《造办处收贮物料清册》，“新进”，收录于《总汇》第27册第34页。

〈6〉 《造办处收贮物料清册》，“旧存”，收录于《总汇》第27册第744页。

〈7〉 《造办处收贮物料清册》，“新收”，收录于《总汇》第2册第338页。

〈8〉 《造办处库贮物料清册》，“旧存”，收录于《总汇》第29册第797页。

〈9〉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三四五，乾隆十四年七月癸酉日(二十七)，收录于《清实录》第13册第775页。

他除了为猎熊留下了殪熊图、镌刻《射熊行》诗的马鞭和白玉熊等艺术创作，又将熊皮用于宗教的陈设，为乾隆皇帝与熊的关系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但也招致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乾隆朝军事活动不断，希冀从藏传佛教的战神得到神秘的力量，陪祀的熊像，遂成为内廷打造的新任务。从熊皮尺寸不够，需要拼做，到熊皮不断被蛀虫所啃噬，不得不断地翻新，并要求吉林将军贡熊皮补充原料，最后不得以接地仗绘制的方式来完成，避免这种不断修复的繁扰。大威德信仰的发达，使得熊成为新兴藏传佛教寺庙祭祀的要角，今日雍和宫仍存的两座熊像，见证了熊神化的历程。

乾隆皇帝基于对祖父的感念，对于融合满洲旧习与中原礼制的新军礼的重视，以及重视宗教力量等因素，使得熊不仅仅是一个猎物，也成了怀念亲情、礼制、政治、军事和宗教的投射。他爱“礼”实胜于爱熊。

后记：本文承故宫博物院郭福祥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承晟、潘澍原等诸先生教益，初稿又经雍和宫苏昊先生提供牙牌内容及建筑和木熊影像，特此感谢。

[作者单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